



妇科病房的冤魂

沈阳出版社

妇科病房的冤魂

黑岩重吾 著

肖 赫 编译

沈阳出版社

1988·沈阳

内容提要

大阪贫民区阿信野医院妇产科医生植秀人，白天对患者一视同仁，颇得好评，夜间却是个猎取女色的淫棍。他和科里各种不同经历的女护士有着肉体关系，但却反对科主任拿穷苦病人的生命开玩笑的恶劣作风。一天夜里，他被谋杀，却幸免一死。他跟踪、调查、威胁、利诱，采用各种手段，追查凶手。凶手是谁，出乎人们意料。更出乎意料的是，凶手竟杀死了她的情人科主任，然后自杀。情节曲折、高潮迭起，拿起来不得不一口气读下去。

本书曾获日本第22届直木奖。作者是战后以推理小说获得这项大奖的第三个人。

妇 科 病 房 的 冤 魂

肖 赫 编译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)
全国新华书店批发、零售
吉林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字数: 130,000

印张: 6.25

印数: 1—100,000

1988年9月第1版

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80556—127—8/I.54 定价: 2.30元

目 录

白皮肤和黑眼睛.....	1
开着的煤气开关.....	25
两万元不翼而飞.....	52
隐花植物的眼睛.....	80
琢磨不透的女人.....	99
阴谋设下的陷阱.....	128
两个男人的较量.....	147
意外的圣诞之夜.....	168

白皮肤和黑眼睛

1

大阪市的阿信野区是个贫民住宅区。植秀人是阿信野医院妇产科医生。这些年来，他象中了邪似地，拼命和女人幽会。女人，是他人生旅途上，一个又一个的脚印了。

有明大饭店位于阿信野区的闹市街尾，这里有卫生设备齐全的套房，是专供情侣们幽会的僻巷旅馆。植秀人是这里的常客。这样的旅馆，阿信野一带有3个。植秀人常常和不同的女人，到这些旅馆幽会。他之所以多方利用这一带的旅馆，是因为离医院近，便于他利用晚上值班的时间，带上相好的护士小姐，偷偷溜出来，开了房间短短地寻求作乐一番。这些年来，植秀人对自己的人生，已经麻木不仁了。

今夜，植秀人带了护士小姐有吉妙子，到有明大饭店开了房间。

有吉妙子是今年四月才正式成为护士的。此刻，她正趴

在床上翻着植秀人带来的春宫照片。她一丝不挂，像白天的母猫一样，细眯着双眼，入神地看着那些照片，一点也不害臊。

妙子虽然才19岁，可已经把对“性”的羞耻心当作是古董。她已经全身投入到现代的性观念中，就在这床上，和35岁的男人，分庭抗礼起来了。

妙子鼻子并不高挺，嘴唇也欠秀气，但全身却拥有白如凝脂的皮肤，显得柔嫩凄艳。植秀人就是看上了她这一身的肌肤，因为这与自己离婚的太太真理子太相像了。

做爱之后，植秀人有些疲倦。他透过被室内的湿润得有点模糊的窗子，望着远处街尾的霓虹灯。在那灯下，站着一个冷得缩了肩膀的流动妓女。这提醒了植秀人，他溜出来太久了。他记起来了，方才进来时，这些妓女都还没出动呢！

植秀人随便地披上旅馆的廉价浴衣，坐在床上，拿起电话。妙子仍然一动不动入神地欣赏着照片。

电话那头，护士长佐藤信子沉静的声音传过来，告诉植秀人“没有急诊病人”。

“不过，大夫——”信子沉静的声音又说：“已经是12月了，天气这么冷，什么时候会有病人来，谁也说不好，所以还是赶快回来吧！”“好，马上回去，天冷，我正在运动呢！”植秀人忍住笑回答。信子把电话挂断了。

她不会知道是从旅馆挂的电话吧？植秀人的脑海里，浮现了信子挂着口罩，遮去大半边嘴，正在值班室一个人看书的形象。信子已经33岁了，却还是单身女郎。

植秀人放下电话，伸手去摸妙子的头发。妙子慢慢地翻

过身，面向植秀人，伸出两手，勾住他的脖子。

明亮的日光灯下，妙子全身裸露着，几乎无毛的腋下，被汗润湿着。植秀人凑过去，吮吸着她的乳房，传来一股婴儿未干的乳臭一样的味道。这个体香和凝脂一样的皮肤，就是妙子最大的本钱了。

“有急诊吗？”妙子问。毕竟是一个护士，一开口，问的就是这个。植秀人拉开妙子的手，开始穿衣服。

“人家还想再待一会儿嘛！”妙子打着呵欠说。“想待你就待吧！不过多待的旅馆费，你自己付。”“坏蛋！”妙子骂着，发条一样，从床上弹起来，一边哼着原始调的爵士乐，一边穿起衣服来。

在阿信野的十字路口，妙子说要到南区的环球舞厅跳舞，就和植秀人分手了。妙子穿着轻便长裤，上面罩着风衣，在冬天的夜风中，衣襟飘起，快步离去，一点也看不出猛烈做爱后的疲惫。

植秀人望着妙子的背影，感叹着。假如再和她继续交往个一年半载的，象自己这样虚脱疲惫，迟早要被她踢下床去！植秀人感觉到，这种念头，恐怕不是苦笑就能解决问题的。

今天开始，已经12月了，虽然还可以说是暖冬，可夜里刮着的风，却已经凛冽刺骨了。天王寺公园中黑色的树影，在冬风中晃动。通天阁那水蓝色的霓虹灯，被这些枯枝暗影，分割成一截一截的。行人的脚步显得十分匆促，为了金钱，为了家庭，为了幸福，每个人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奔忙着。

对植秀人来说，那些目的毫无意义，除了如饥似渴地贫

恋女色这件事，还能象竹制的搔痒耙搔搔他的皮肤表层外，那些目的，和他活下去的意志，没有任何联系。

阿信野医院是一所古老的木制二层楼建筑。病房的玻璃，不管怎么擦，总象蒙了一层煤烟一样，走廊下的皮沙发，已经破旧不堪，处处裂缝，粗粗地用不同颜色的线补起来。在这里住院的患者，多半是长期疗养的病人。

以前，阿信野医院，实际上是收容路倒病人的收容所。现在，虽然由基督教出资经营，并且一应俱全地设有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，但是，病人的素质仍和以前一样差，医生的素质，也是每况愈下。

植秀人回到值班室时是八点半，刚刚溜走了一个半小时。他穿上白袍，看到护士长佐藤信子正如想象的那样，一个人在值班室入神地读着托尔斯泰的《克洛采奏鸣曲》。信子看到植秀人进来，抬起脸看了一眼，一句招呼也没打，又埋头看书了。

在明亮的灯光下，信子的脸显得有点青湿，冷冷地无视植秀人的存在。她的值班时间是到6点为止。但是，她象往常一样，还是穿着制服，留在值班室里看书，这已经是她的习惯了。她甚至连口罩都没摘下来，这与其说是洁癖，不如说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一种习性。

信子不大外出。在医院里睡，在医院里工作，在医院里看报，读书，俨然以医院为家，这就是信子生活的全部内容。

植秀人从煤气炉上取下消毒器，放上水壶，点着了火。

在面向中庭的窗上，映出植秀人的上半身，1米7的身高，虽不算高，但显得强壮，有一张浅黑的、轮廓分明的

脸形，在稍稍凹陷的眼眶四周，虽然泛着一层阴翳，但在茶褐色的大眼镜片的遮盖下，却不容易被发觉。

植秀人不时出神地望着窗玻璃上自己的身影。“啊，大夫看自己看得入神了！”量体温回来的护士大场绫子，看到植秀人，眼睛一亮，顿时放下一颗心，逗着说。

医院里每一个护士都不喜欢和护士长单独值班。信子那种冰冷的样子，让每一个人畏惧。至于植秀人，在发生关系之前，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是明朗愉快的。然而，明明知道植秀人是一个花花公子，可大多数的护士小姐却都对他怀有好感。

“回来啦？没什么情况吧？”植秀人回过神来，问道。

望着自己出神这个习惯，是在和太太离婚之后才养成的。

“是的，没什么特别情况。不过107号的西冈太太，说她肚子疼。”绫子口齿清晰地回答。“西冈，噢，一周前因子宫外孕手术的，体温如何？”“37.2度。”“那大概没关系，给她止痛药好了。”“是的。”

绫子从药柜上取下药包好，随即走出值班室。

大约有1米7高，四五十公斤重吧？白制服底下凸出的乳房和臀部，紧绷着极欲发散而出的青春活力。植秀人想着绫子。

很快，植秀人的脑海里浮现了在舞厅里，正和小瘪三们摇头摆尾跳着伦巴的妙子的姿影。他一边点上烟，一边想：非慢慢和妙子分手不可了。和妙子来往，已经有半年之久了，对植秀人来说，和一个女人保持半年的来往，已经够长的了。

植秀人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他从西装的内口袋里，取出皮夹。

昨天到别的医院妇产科兼差，领了1万元，刚刚付了6百元的旅馆费，应该还有9千多元才对，但是，正如他预感的那样，无论怎样好，却只剩下8张1千元的钞票了。

同样的情况，在半年前也发生过。那是第一次带了妙子去开房间的时候。妙子已经不是处女，躺在床上，一点也没抵抗。但是，事后邀她入浴，她却拒绝了。无论如何冷静，妙子毕竟还是个19岁的少女，多少有点害羞吧？植秀人善意地解释着，终于一个人入浴了。

第二天，植秀人发现身上的钱少了1千元。当时，没想到是妙子偷了。但是，这以后如果和妙子开过房间，植秀人总是去查一下皮夹里的钱。今夜，和最初那夜，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。

植秀人将夹子放回衣袋，对着空中吐着烟圈。随时都可以吐得圆圆整整的烟圈，这下子却歪歪扭扭地，成了一种波浪状消失在空中了。他的脸有点老气横秋了。

“已经不是二十啷噔岁了，还能耐下心来看这么难的书，真令人佩服！”植秀人对信子说。信子没有回答。她看书的时候，多半是谁也不理的。

“昨天好象读绥拉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哩！”植秀人自言自语地又说。

这时，信子抬起头来，看着植秀人，“植医师，为什么你不肯帮主任一下忙呢？”她的小眼睛，射出了强烈的光芒。

植秀人皱了一下眉，信子竟知道安井事件，这使他十分

意外。

“主任告诉你了？”植秀人问。“不！不过我知道得很清楚。假如您能作证说主任没有失误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安井得寸进尺，威胁恐吓，实在是因为您的态度暧昧。”信子答道。

植秀人奇妙地微笑起来，但随即收住。

“护士长，我被医院所有的人轻视为花花公子，又是没有学位的临时医专出身，又要求平等的待遇，又在外头兼差，又在值班时偷偷溜出去，对全院来说，自然是令人头疼的医师。但是，虽然如此，就全院而言，我想，我还算是正常的人哪！我的话，你可能不大懂吧？”

“当然不懂！特别是，你为什么同情那个魔鬼，陷害又有学问、又有地位的主任呢？我真不明白！”

“我陷害主任？”想要再说下去的植秀人突然闭上了嘴，就结果而言，被人如此认为，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妇产科主任西泽，旧帝国大学出身，身体肥胖，满面胡须，是全身的每一寸肌肤都洋溢着以前的博士意识的男人。

信子对西泽十分尊敬。植秀人想向信子做一点说明，使他了解自己的心情，但随即想到，对信子来说，自己是没有办法使她相信的。

“那，护士长，我只告诉你这点好了；我自出生以来，从没想过要陷害人，但是，假如为了自己走我自己选择的路而伤害了什么人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”

“这是无赖汉的说法……”

事实上，在信子的内心深处，好象真是面对一个无赖汉

似的，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憎恶和轻蔑的光。

2

安井光子那个女人，为了打胎来到阿信野医院，是一周前的事了。

安井光子大约20岁左右，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。她身穿华丽的化纤套装，里面是赤红色的衬衣，可以明显地看出，是这附近的酒店或者便宜沙龙的侍应生，也说不定是个流动的妓女。

植秀人给她做了检查，已经怀孕三个月了，子宫还象十六、七岁的女孩那么小。植秀人当时先用子宫扩大器将子宫扩大，认为第二天手术比较妥当。手术通常由主任西泽亲自做，因此，植秀人要病人等着。

西泽来时，植秀人告诉他：“今天恐怕不能做，我想先将子宫扩张比较妥当。”“是个什么样的患者？”西泽问。

到这个医院看病的，多半是素质低劣的患者，西泽所问的，是指来的是不是上等的富裕病人？因为西泽是根据患者的身份来决定自己的医疗态度的。他一直认为在这种贫民医院工作是莫大的耻辱。

植秀人理解西泽的心情，就连自己这个临时医专出身的，也讨厌在这种医院工作。但是，讨厌归讨厌，植秀人却不会因为病人的身份而改变医疗态度，这是他唯一可以引以为骄傲的。

植秀人没有回答，西泽敏感地可以感知他的心情，真是

个狂妄的家伙，西泽心想。“今天做，明天没空。”西泽说。植秀人的脸上露出了不服的神色。

“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给数千人做了这种手术，半次也没失败过。”西泽又说。好象要肯定自己这句话似地，他又点了点头。“因为你是后辈，植君，你在旁边看着。”西泽命令。这不过是一例子宫搔刮手术，要植秀人在旁边看，明显地是对植秀人的侮辱。

下午四点，西泽给安井光子做了手术，植秀人和信子都在旁边做了助手。

当用扩张器将阴道张开，把子宫探测器深入探视的时候，西泽皱了一下眉。这没有逃过植秀人的眼睛，他幸灾乐祸，希望西泽将手术延到第二天。

然而，西泽没有延期，他那长满粗毛的手，握着搔刮器。不出植秀人所料，他显得十分慎重，不时地对植秀人说明子宫内部的状况和自己技术的正确。

患者只是皱着眉头，半点呻吟也没有。她虽然五官端正，可是黝黑的皮肤和那阴沉的表情倒是十分相衬。

手术做了30分钟，对西泽来说，这是长了点。做完最后的消毒时，患者流了相当多的血，就手术后的出血来说，很显然，是多了些。西泽立即探寻了出血的地方，不知是否查到了原因，就说：“没什么要紧的。”他的脸上一丝不安的神色也没有。

血流个不停，植秀人十分不安，他不在乎是否会惹起西泽的不快，说：“血流的太多了！”“发育不全的情况下常有这样的现象，不必担心，今天不要让她回去，在这儿住一个晚上。”西泽说。其实，这样一个小的子宫搔刮术，却要

住一个晚上，这说明，西泽也是不放心的。

植秀人通知光子的先生，她要住院一个晚上。光子的先生是个脸色青白，两颧高耸的男人。从他那尖刻的眼神中，可以看出不是善良的人。“怎么啦？真怪！刚刚有两三个人打了胎，不都是马上就回去了吗？”安井尖刺地盯着植秀人问。

植秀人正犹豫，要不要对他说明情况时，信子在一旁开了口：“患者的身体比一般人发育得慢，让她怀孕，真不可思议呀！”说话的口气，象趾高气扬的太太对前来招揽保险的职员那样冷。安井的眼神虽然象蛇一样阴毒，但却没有吱声。

虽然打了很多止血剂，但光子的血却还是止不住。敷在局部的纱布和卫生棉，不到十分钟就吸满了血，这样，不到两个小时，患者的脸色，嘴唇，已全没了血色了。

植秀人虽然立刻给西泽家挂了电话，但西泽还没回家。患者血压已经降到六十，再输血，也回升不起来了。

第二天凌晨四时，安井光子终于在用窗帘布隔着的，肮脏的大病房里咽气了。死前一瞬，她很痛苦地，声音很大地呼吸了一下。这是这个不幸的苦命女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声音。

安井无疑地在生存中曾过度使役了这个女人。他趴在妻子的遗体上，象小孩一样地嚎啕大哭。哭声停止，安井转过头来，变成了一头发狂的野兽，“凶手，你们杀害了光子！”他大声喊叫。“不是我！是主任做的手术。”植秀人回答。

当然，这不应该是手术时站在一旁当助手的年轻医师该说的话。但是，植秀人之所以这样说了，与其说是恐惧，不

如说是对西泽的愤怒。在他看来，西泽的所作所为，和杀人罪已经没什么差别了。

安井是阿信野区、飞田区一带的暴力组织G俱乐部的成员，他对西泽提出了赔偿二百万元的要求。西泽断然拒绝。然而，安井对西泽的要求，不单是口头的威胁，这使得西泽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西泽只好寄希望靠法律解决了。而这，最重要的就是手术时在一旁当助手的医师——植秀人的证词了。

就在昨天，植秀人被西泽叫去了。

医学界有一种奇怪的习俗，主任通常不把年轻医师当人看待，尤其是西泽，更是这样。这位帝大医学院毕业的主任，对地方临时医专毕业的植秀人竟然和他一样在做医师，感到十分不平。过去，有人说，有传统的老私立大学医学院的教授，以及公立大学出身的医生，缺少人性的很多，现在，西泽就是这样的典型。

这天，西泽一开始就采取了高压姿态。

“实在是运气不好呀！没办法，只好向警察局控诉安井恐吓了。这样一来，安井那边，也不得不控告我吧？现在，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我的手术有没有过失了。好在我要你在一旁帮忙了。”西泽以向来的傲慢神气，对植秀人说。植秀人看着这个没有人性的主任，心想：这不是战争时期，特务机关中，上司对部下的命令吗！他没有回答。

西泽见植秀人好一会儿不吱声，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，说：“我现在说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”植秀人说：“主任，和对方和解不是比较好的办法吗？”“什么？你要我和

安井和解吗？”西泽睁大了眼睛。那个表情，就好象突然听见平常不说话的人，突然开口说话那么吃惊。

“对方是流氓啊！是不能用普通的常识加以理解的，如果有个什么万一，不就糟糕了吗？”

“所以，才寻求法律……”

“那种人，法律这东西是不管用的，对方要求两百万，想办法把他杀到一百万和解，我认为这样才是妥当的办法。”植秀人冷冷地说。

西泽的太阳穴微微地颤着，他多少懂得一点植秀人的想法了。从不把部下当人看待的西泽，脸上的傲慢倏然消失，代之而起的是憎恶的表情。

植秀人直到最后，也没有开口说要为西泽做有利的证词。而西泽到最后，也无法猜透植秀人的真意是什么。

3

那天晚上，是药剂师加纳伊津子值夜班。从很早以前，植秀人就等着这一天，他敲响了药剂室的门。

“谁呀？”伊津子大声问。“植秀人！”

等了一分钟，门才打开，这可以看出伊津子复杂的心绪。

这是一间十平方米大的房间。角落里放着摆满了试管、玻璃瓶的桌子。桌子的正中间，散放着最畅销的推理小说集。烟灰缸上，丢了几根才吸一半的烟头，其中的一根，还袅袅地冒着轻烟。

伊津子身穿洋装，外面套着白色的工作服。她28岁，肤

色虽有点深，但嵌在长脸上的大眼睛，又黑又亮。她已经结婚了，丈夫是土木工程师，在一次筑水坝时摔断了脊椎骨，在神户的医院住院治疗，下半身不能动弹。现在已经拖了两年，一点好的迹象也没有。

植秀人坐在伊津子对面，从口袋里取出扁瓶的威士忌。伊津子拿来了两个玻璃杯。“象你这样的女性，在这样脏破的医院里值夜班，真是罪过。”植秀人一边倒酒，一边说。

“象你这样优秀的人才，在这样医院混日子，也是罪过吧？”伊津子有着和美貌相配的聪明。“的确如此，近来，我真想干个大大的犯罪勾当哩！”植秀人一边品着威士忌的味道，一边望着伊津子。

伊子脸上浮起讽刺的微笑，“到目前为止，你的罪过还不够多吗？”“你是说我的男女关系吗？”植秀人问。“尽欺负女性，迟早会受到大的报应！”伊津子回答。

伊津子黑亮的眼睛盯着植秀人，问：“植医生为什么还不结婚？”“奇怪啦，你居然问我这样的问题。象我这样的男人，适合结婚吗？”植秀人反问。

“可是，我还不十分了解您，无法回答您的问题呀！”

“不过，在你来说，对我有着轻蔑的意思吧？”

“嗯！不过，每次见到您，我都有点迷惑。比如说，整个医院，您对患者最热心，虽然不能说是野狗，但却也是一文不名的贫苦病人，您也一样同他们交往。”

“我还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人！”

“不！让我说下去。这儿的医生们象您那样有良心的，一个也没有——院长不算——不过，他如果在工作上碰